

青龙又腾飞

◎龚红

去年国庆长假，表弟家儿子结婚，回了趟老家。弟弟微信呼我：在宾馆休息，不如去青龙港转转吧。这两天肚子虚松，不敢轻易应承。跟先生商量后，觉得可以冒一次险，因为青龙港值得冒险。出发前补了整肠生和盐左氧，弟弟妹妹过来接我们。品码头文化，赏江风海韵，姐弟仨重拾当年回忆，一段充满历史厚重感的体验式旅途开始了。

弟弟驾车，从狮山路、解放路向东向南曲折绕行，终于到青龙港景区。蓝天白云，阳光在江面跳跃，几公里外的崇明岛清晰可见。江堤已整修一新。江边设人工步道，有不少复合材料的栈桥，芦苇滩生机勃勃，有顶冠红樱须的，似被秋色染过，也有淡绿色的，还有白头翁色。护堤，它们功不可没。

芦滩外是长江冲积而成的淤泥地，被滚滚长江冲刷得细腻平滑，水鸟三三两两在上面跳跃觅食，应该有些小鱼小虾小螺，或者爬行的小螃蟹。游人不少，沿青红两色的大道，或运动，或赏景。江边的风是带水汽的，有些清凉，阳光暖而不烈，它们一组合，给有些美少女的露脐装提供了机会。

姐弟仨走走停停，青龙港区旧貌换新颜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是二十多岁的少年郎，看世界、追世界的脚步是从这里开启的。

妹妹在高考复读失利，便放弃读书路，收拾行囊，跨江而去，去崇明跃进农场打天下了；弟弟职校毕业后，也去了这块待开发的处女地，还记得当年车间里的人都喊他“大头”。

我是上大学头一个暑假去崇明做翻砂工的。依稀记得高大的厂房内，小砂轮紧紧靠着滚动的大轮，火星四溅。每天腰酸背痛，感叹生活不易，往往太阳下山后抄小路回集体宿舍休息，常从那些瓜地菜地抄近路走。胆大的会顺个香瓜西瓜与我们分享。这是第一次打工生活，收入几何，已无印象，但劳作辛苦记得清晰，手指甲似乎都被打裂过。

弟弟妹妹在崇明打了四年工。妹妹在那还遇到了同为高考落榜生的淮安籍小伙王先生，找到了她的另一半。

到扬州工作后，青龙港便成了遥远的记忆，一个跳跃的青春的符号。

七年前初中同学聚会时，聊到过青龙港，说是青龙早已归隐，渡口的功能迁到了临江。现在想来，2016年五一节去海永农场，走的就是临江线。江水悠悠，落日下的长江不改千年节奏，不徐不疾，奔向东海。可我还是会想念那个老码头——青龙港。

似乎是姨妈69岁生日，又一次回了海门，终于在老同学的陪同下重游青龙港。这时的青龙，在长江已多年没有它的传说，少了当年神韵，通往青龙闸的路还是高低不平的泥路，但青龙闸的功能依旧。那天还有幸看到了青龙闸的开合，闸内外停泊着不少外地的大小船只。但青龙是寂寞的。陪伴它的是西岸边上青砖小瓦，摇摇欲坠、已无人居住的几幢民居，还有满地疯长的野草，以及锈迹斑斑的围栏。人迹罕至，世人早已把它忘了。是的，飞机场，高铁站，自驾游，人人都安了个翅膀，想飞，便一日千里。青龙港码头作为出行的功能大大弱化了。

这次回青龙港，我才发现短短五六年时间，青龙又神韵再现，重出江湖了。一个让人惊艳的华丽转身，青龙港1806景区，成为年轻人探险体验的野营地，东西几十公里的彩虹道成为市民亲近长江的山地车跑道，则让市民带着休闲心态慢慢与长江对话，与历史对话。

那座矗立江边的红色小楼是青龙港历史资料陈列室，那条长方形的褚红色时间隧道是青龙港半个世纪的脚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航，1999年清明节后一天闭港，正好半个世纪，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今青龙复活，海门是青龙高昂的头，一个昂扬进取的新海门，一个追赶上上海的大南通，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示给世人。

姐弟仨的工作生活，也如腾飞的青龙，都小康富裕了。一条青龙，见证了一个时代，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有好友关心，问肚子如何。忘了告诉你，肚子很争气，因为，故乡的青龙能治病。



童年

◎孙镜福

老屋下

◎周语禾

风牵起老屋的衣袖，空气中氤氲着雨后泥土青涩的味道。

吱吱呀呀的门前，爷爷仿佛还站在老屋下，如我儿时的记忆，从未离去。那时看着老屋：破旧的灰黑土墙，不知怎么碎了又重新用胶粘在一起的蓝色玻璃，拉不开的老柜……仿佛在那屋里，万物落灰。

我总小心地在屋里走，怕被什么弄脏了衣服。爷爷把一捆柴火抱进屋内，堆在灶边，看我这般躲闪，叹了口气。

那时的我就是不喜欢这股模样的老屋，又脏又破，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倒下一般。我也不喜欢爷爷，他时常说些我听不懂的话，奇奇怪怪的。

“吃饭喽，乖乖啊！”

爷爷站在屋下，身边是一桌菜和两张凳子。

“为什么要在屋外吃啊？”

不情愿的我挪到门口，拉来椅子，爷爷使劲将我面前的一小块桌子擦了擦：“来，吃吧。”

我用筷子搅了搅稀烂的饭，突然，爷爷又送来了一块黑黑的“红烧肉”，还带着满脸的笑容，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呢！爷爷喝着酒，开始说一些他以前当兵的种种故事，有时还长叹一声。我不管那些，只觉得爷爷的厨艺还不错，特别下饭，香味随着风飘着，老远的人家都伸出脑袋张望着，仿佛羡慕极了。

爷爷是好客的，但凡路上有熟人经过，都会招呼他们来弄一杯。

有时候周围会突然安静下来，只留下远处鸭舍里鸭子们嘈杂的交谈声。爷爷站了起来，叉着腰，望着河面。雨天没有夕阳，周围一点点暗下去。邻居各家纷纷亮起灯来，迷迷蒙蒙，十分恬静、美好。

“鸭子上窝喽！”

他大叫了一声，借着风，传得很远。

我一直记着他在老屋下的那个背影，仿佛也与老屋融为一体。他们都不在意我的嫌弃，我长大后却才懂得他们。

老屋站立成大地的掌纹，爷爷的爱似乎也亘古不变。

都是破旧的，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会随风倒下。但一定会在我记忆里永远站着，站在屋下。

怀念禹

◎陈辉

到了宁强
到了高寨子
史书就会在册页里
漫出冰凉的大水
一片复一片漫漶
一片复一片高涨
在波浪高起的地方
有一个长衫人
伫立成船
为了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
为了故乡田地安康
大禹把自己的身体
当成一面
不可击的城墙

这是一座永恒的塑像

在宁强的额头
也在舍却自己
成全家国的精神桥梁上
历经百世春秋风月
与夏花冬雪
仍被后代人
以传颂的方式
深深记得
一颗仁心
两肩道义
在抱负的视野里
摆排一本教科书
把华夏英灵的那一页
重重写上
生而为人
唯一终极的生命意义
三过家门而不入



或许
竹简已旧
写大禹的那支笔已旧
或许
仓皇离去的大水
已不再是
宁强人的噩梦
与苦难的注脚
而天日昭昭
谁会忘记他奉上善之德
带领高寨子人逃离泽国
谁会忘记
他手持巨浪
高唱
人定胜天的凯歌